

49

加批詳評景岳全書

卷十三

性集雜證

會稽張介賓會卿著

瘟疫

經義

陰陽應象大論曰。冬傷於寒。春必病溫。

金匱真言論曰。夫精者身之本也。故藏於精者。春不病溫。

熱論篇。帝曰。今夫熱病者。皆傷寒之類也。或愈或死。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。其愈皆以十日以

上者何也。岐伯對曰。巨陽者。諸陽之屬也。其脈運於風府。故為諸陽主氣也。人之傷於寒也。則

為病熱。熱雖甚不死。其兩感於寒而病者。必不免於死。帝曰。願聞其狀。岐伯曰。傷寒一日。巨陽

受之。故頭項痛。腰脊強。二日陽明受之。陽明主肉。其脈俠鼻絡於目。故身熱目疼而鼻乾。不得

卧也。三日少陽受之。少陽主膽。其脈循脇絡於耳。故胸脇痛而耳聾。三陽經絡皆受其病。而未

入於藏者。故可汗而已。四日太陰受之。太陰脈循布胃中。絡於嗌。故腹滿而嗌乾。五日少陰受

之。少陰脈貫腎。絡於肺。繫舌本。故口燥舌乾而渴。六日厥陰受之。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。故

煩滿而囊縮。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。榮衛不行。五藏不通。則死矣。○其不兩感於寒者。七

長洲葉桂天士評
古吳江家楨忍庵訂



加批
詳評
景岳全書

卷十三

性集雜證錄

會稽張介賓會卿著

瘟疫

經義

陰陽應象大論曰。冬傷於寒。春必病溫。

金匱真言論曰。夫精者身之本也。故藏於精者。春不病溫。

熱論篇。帝曰。今夫熱病者。皆傷寒之類也。或愈或死。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。其愈皆以十日以

上者何也。岐伯對曰。巨陽者。諸陽之屬也。其脈連於風府。故為諸陽主氣也。人之傷於寒也。則

為病熱。熱雖甚不死。其兩感於寒而病者。必不免於死。帝曰。願聞其狀。岐伯曰。傷寒一日。巨陽

受之。故頭項痛。腰脊強。二日陽明受之。陽明主肉。其脈俠鼻絡於目。故身熱目疼而鼻乾。不得

卧也。三日少陽受之。少陽主膽。其脈循脇絡於耳。故胸脇痛而耳聾。三陽經絡皆受其病。而未

入於藏者。故可汗而已。四日太陰受之。太陰脈循布胃中。絡於嗌。故腹滿而嗌乾。五日少陰受

之。少陰脈貫腎。絡於肺。繫舌本。故口燥舌乾而渴。六日厥陰受之。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。故

煩滿而囊縮。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。榮衛不行。五藏不通。則死矣。○其不兩感於寒者。七

長洲葉桂天士評
古吳江家楨忍庵訂



日巨陽病衰。頭痛少愈。八日陽明病衰。身熱少愈。九日少陽病衰。耳聾微聞。十日太陰病衰。腹減如故。則思飲食。十一日少陰病衰。渴止不滿。舌乾已而嘔。十二日厥陰病衰。囊縱。腹微下。大氣皆去。病日已矣。○帝曰。治之奈何。岐伯曰。治之各通其藏脈。病日衰已矣。其未滿三日者。可汗而已。其滿三日者。可泄而已。

熱論篇曰。兩感於寒者。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。則頭痛口乾而煩滿。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。則腹滿身熱不欲食。謔言。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。則耳聾囊縮而厥。水漿不入。不知人。六日死。帝曰。五藏已傷。六府不通。榮衛不行。如是之後。三日乃死。何也。岐伯曰。陽明者。十二經脈之長也。其血氣盛。故不知人。三日其氣乃盡。故死矣。

熱論篇曰。凡病傷寒而成溫者。先夏至日者為病溫。後夏至日者為病暑。暑當與汗皆出。勿止。熱論篇。帝曰。熱病已愈。時有所遺者何也。岐伯曰。諸遺者。熱甚而強食之。故有所遺也。若此者。皆病已衰。而熱有所藏。因其穀氣相薄。兩熱相合。故有所遺也。帝曰。治遺奈何。岐伯曰。視其虛實。調其逆從。可使必已也。帝曰。病熱當何禁之。岐伯曰。病熱少愈。食肉則復。多食則遺。此其禁也。刺熱篇曰。肝熱病者。小便先黃。腹痛多卧。身熱。熱爭則狂言。及驚。脇滿痛。手足躁。不得安卧。庚辛甚。甲乙大汗。氣逆則庚辛死。刺足厥陰少陽。其逆則頭痛員員。脈引衝頭也。○心熱病者。先不樂。數日乃熱。熱爭則卒心痛。煩悶善嘔。頭痛。面赤無汗。壬癸甚。丙丁大汗。氣逆則壬癸死。刺手少陰太陽。○脾熱病者。先頭重煩痛。煩心。顏青欲嘔。身熱。熱爭則腰痛。不可用俛仰。腹滿泄。

兩頰痛。甲乙甚。戊巳大汗。氣逆則甲乙死。刺足太陰陽明。○肺熱病者。先淅然厥。起毫毛。惡寒。舌上黃。身熱。熱爭則喘。欬痛走胸膈。不得太息。頭痛不堪。汗出而寒。丙丁甚。庚辛大汗。氣逆則丙丁死。刺手太陰陽明。出血如大豆。立已。○腎熱病者。先腰痛。胛痠。苦渴數飲。身熱。熱爭則項痛而強。胛寒且痠。足下熱。不欲言。其逆則項痛。員員澹澹然。戊巳甚。壬癸大汗。氣逆則戊巳死。刺足少陰太陽。○諸汗者。至其所勝日汗出也。○肝熱病者。左頰先赤。心熱病者。右頰先赤。脾熱病者。鼻先赤。肺熱病者。右頰先赤。腎熱病者。頤先赤。病雖未發。見赤色者。刺之。名曰治未病。○太陽之脈。色榮顴骨。熱病也。榮未交。曰今且得汗。待時而已。與厥陰脈爭見者。死期不過三日。其熱病內連腎。少陽之脈色也。少陽之脈。色榮顴前。熱病也。榮未交。曰今且得汗。待時而已。與少陰脈爭見者。死期不過三日。

此一節即言傷寒之兩感也。詳註備載類經疾病類四十四。

熱病篇曰。熱病三日而氣口靜。人迎躁者。取之。諸陽五十九刺。以瀉其熱。而出其汗。實其陰。以補其不足者。身熱甚。陰陽皆靜者。勿刺也。其可刺者。急取之。不汗出則泄。所謂勿刺者。有死微也。○熱病七日八日。脈口動。喘而弦者。急刺之。汗且自出。淺刺手大指間。○熱病七日八日。脈微小。病者澁。血口中乾。一日半而死。脈代者。一日死。○熱病已得汗出。而脈尚躁。喘且復熱。勿刺。膚喘甚者死。○熱病七日八日。脈不躁。躁不散數。後三日中有汗。三日不汗。四日死。未曾汗者。勿腠刺之。○熱病不知所痛。耳聾。不能自收口。乾陽熱甚。陰頗有寒者。熱在髓。死不可治。○熱病而汗且出。及脈順可汗者。取之。魚際大淵大都太白。瀉之則熱去。補之則汗止。汗出太甚。

取內躁上橫脈以止之。○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。此陰脈之極也。死。其得汗而脈靜者生。○熱病者脈尚躁盛而不得汗者。此陽脈之極也。死。脈盛躁得汗靜者生。○熱病不可刺者有死。一曰汗不出。大額發赤。噦者死。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。三曰目不明。熱不已者死。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。五曰汗不出。嘔下血者死。六曰舌本爛。熱不已者死。七曰欬而汗不出。不至足者死。八曰髓熱者死。九曰熱而瘕者死。腰折瘕瘕齒噤也。凡此九者不可刺也。○太陽之脈。色榮顴骨。熱病也。與厥陰脈爭見者。死。期不過三日。少陽之脈。色榮顴前。熱病也。與少陰脈爭見者。死。期不過三日。○本篇刺法。未及詳錄。具載類經針刺類第四十。

評熱病論。帝曰。有病溫者。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。不為汗衰。狂言不能食。病名為何。岐伯曰。病名陰陽交。交者死也。人所以汗出者。皆生於穀。穀生於精。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。是邪卻而精勝也。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。復熱者邪氣也。汗者精氣也。今汗出而輒復熱者。是邪勝也不能食者。精無俾也。病而留者。其壽可立而傾也。且夫熱論曰。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。今脈不與汗相應。此不勝其病也。其死明矣。狂言者是失志。失志者死。今見三死不見一生。雖愈必死也。刺志論曰。氣盛身寒。得之傷寒。氣虛身熱。得之傷暑。

論疾診尺篇曰。尺膚熱甚。脈盛躁者。溫病也。其脈盛而滑者。病且出也。刺法論。帝曰。余聞五疫之至。皆相染易。無問大小。病狀相似。不施救療。如何可得。不相移易者。岐伯曰。不相染者。正氣存內。邪不可干。避其毒氣。天牝從來。復得其往。氣出於腦。即不干邪氣。

出於腦。即先想心如日。欲將入於瘦室。先想青氣自肝而出。左行於東。化作林木。次想白氣自肺而出。右行於西。化作戈甲。次想赤氣自心而出。南化於上。化作焰明。次想黑氣自腎而出。北行於下。化作水。次想黃氣自脾而出。存於中央。化作土。五氣護身之畢。以想頭上。如北斗之煌煌。然後可入於瘦室。

水熱穴論。帝曰。夫子言治熱病五十九俞。願聞其處。因聞其意。岐伯曰。頭上五行。行五者。以越諸陽之熱逆也。○大杼膺俞缺盆背俞。此八者以瀉胸中之熱也。○氣衝三里巨虛上下廉。此八者以瀉胃中之熱也。○雲門髃骨委中髓空。此八者以瀉四肢之熱也。○五藏俞傍五。此十者以瀉五藏之熱也。○凡此五十九穴者。皆熱之左右也。○帝曰。人傷於寒而傳為熱。何也。曰。夫寒盛則生熱也。

論證

共二條

經曰。冬傷於寒。春必病溫。是溫病即傷寒也。然傷寒有四時之不同。如冬感寒邪而即病者。為真傷寒。其有寒毒內侵。而未至即病者。必待春溫氣動。真陰外越。再觸寒邪。其病則發。故至春犯寒則發為溫病。至夏犯寒則發為熱病。亦猶傷氣者。過氣則作傷食者。過食則發。其義一也。然而傷寒瘟疫。多起於冬不藏精。及辛苦飢餓之人。蓋冬不藏精。則邪氣乘虛易入。而飢餓勞倦之流。則受傷尤甚。故大荒之後。必有大疫。正為此也。但此輩疫氣既盛。勢必傳染。又必於體質虛濁者。先受其氣。以漸偏傳。則又有不待冬寒而病者矣。然此以冬寒正氣之為病也。至於

客氣變遷。歲時不同。故有冬行春令。則應冷反溫。夏行冬令。則應熱反冷。春秋皆然。是則非其時而有其氣。壯者無恙。怯者受傷。是又不止冬寒而運氣不正之害。所當察而慎避者。有七。一。瘟疫本即傷寒。無非外邪之病。但染時氣而病。無少長率相似者。是即瘟疫之謂。染既云不正之氣為病。何得云本即傷寒。無非外邪之病。既云傷寒乃外之寒邪所襲。而病自表傳裏。既云但染時氣而病。則非傷寒也。此言殊謬。春瘟之病。冬令寒邪鬱伏大氣。正者得風寒所觸。自內而發。外從春令。故曰溫病。瘟疫病乃感受時行不正之氣而病。所以傳染少長相似者。不論四時皆有之。古人有云。瘟疫證因春時溫氣而發。乃因鬱熱自內而發於外。初非寒傷於表也。故宜用辛平之劑。治與正傷寒用麻黃者不同也。此說固若近理。而實有未必然者。蓋瘟疫若非表證。則何以必汗而後解。故余於前論中謂其先受寒邪。再觸則發。誠理勢之確然也。但其時有寒熱。證有陰陽。治陽證熱證者。即冬時亦可清解。治陰證寒證者。即春夏亦可溫散。謂宜因證因時者。則可。謂非寒傷於表也。則不可。

瘟疫脈候

凡病傷寒瘟疫。脈洪大滑數。而數中兼緩者可治。○脈洪大而緊數甚者危。○脈雖浮大而按之無力者。宜補兼表。○身雖熱而脈弱者。當以純補為主。或微兼溫散。○身大熱而脈見沉澀細小。足冷者難治。○瘟疫四五日。身熱腹滿而吐。脈來細而弦強者。十二日死。○瘟疫二三日頭痛腹滿。脈直而疾者。八日死。○瘟疫八九日。頭身不痛。色不變而利不止。心下堅。脈不鼓。時或大者。十七日死。○瘟疫汗不出。或出不至下部者死。葉氏傷寒症有此說。若時疫萬不可發汗。瘟疫下痢。腹中痛甚者死。○以上死證。言其畧耳。諸所未盡。當於傷寒門參閱。

治法六要

自古傷寒治法。苦於浩渺。余自考索以來。留心既久。每臨編得其法。未必見其病。臨病見其證。未必合其方。可見病多變態。執滯難行。惟貴圓通。而知其要耳。故余註類經。所列傷寒治法。有六。曰汗。補。溫。清。吐。下。葉評內經言傷寒治之各通其蘊。脈病日衰已矣。未滿三日。可汗已矣。其感故有內外傷辨。立補中益氣加減。而已未見有補之說。若言補之。乃內傷勞傷發熱有補外治之若混亂治法。必致誤人不淺。然亦但言其概。而未及其詳。今悉諸法於此。用補傷寒之未備者。倘欲求仲景心法。仍當閱傷寒本門。使能彼此參證。則綱舉目張。自有包羅貫串之妙。既約且盡。而活人之要。當無出此。

汗有六要五忌

治傷寒之法。余已析其六要。而六要之外。又有五忌者。何也。蓋六法之中。惟汗為主。葉評亦有不宜汗者。正以傷寒之愈。求有不從汗解者。故法雖有六。汗實統之。汗若傳裏而發汗。必致發狂。謔語。而汗外五法。亦無非取汗之法也。然取汗以辛散。此固其常也。而何以五法皆能取汗。六要則已。又何以有五忌之辨也。蓋汗由液化。其出自陽。其源自陰。若肌膚閉密。榮衛不行。非用辛散。則玄府不開。而汗不出。此其一也。又若火邪內燔。血乾液涸。非用清涼。則陰氣不滋。而汗不出。此其二也。又若陰邪固閉。陽氣不達。非用辛溫。則凝結不開。而汗不出。此其三也。又若榮衛不足。根本內虧。非用峻補。則血氣不充。而汗不出。此其四也。又若邪在上焦。隔遮陽道。不施吐湧。則清氣不升。而汗不出。此其五也。又若邪入陽明。胃氣壅塞。不以通下。則濁氣不解。而汗不解。此

其六也。凡此者，皆取汗之道。是即所謂六要也。何謂五忌？蓋一曰熱在表者，內非實大，太忌寒涼。寒則陰邪凝滯不散，邪必日深。陽必日敗，而汗不得出者，死。二曰元氣本弱，正不勝邪者，太忌消耗。尤忌畏補。消耗則正氣日消，不補則邪氣日強。消者日消，甚者日甚，而必不能汗者，死。三曰實邪內結，伏火內炎者，太忌溫補。溫則愈燥，補則愈堅，而汗不能出者，死。五曰病非陽明實邪，并忌下諸條者，太忌通瀉。瀉則亡陰，陰虛則陽邪深陷，而汗不得出者，死。是即所謂五忌也。能知六要而避五忌，傷寒治法盡於是矣。第假熱者多，真實熱者少，能察秋毫，最似非而過人之見者，不能也。余之諄諄，其亦深望於潛心者耳。

汗散法

共五條

凡傷寒瘟疫表證初感，速宜取汗，不可遲也。

華軒傷寒瘟疫不可混同，各有治法。

故仲景曰：凡發汗服湯藥，其方

雖言日三服，若病劇不解，當半日中盡三服。如服一劑，病證猶在，當復作本湯服之。至有不肯汗出者，服三劑乃解。若汗不能出者，死病也。此所謂汗不宜遲也。然取汗之法，又當察其元氣病氣之虛實。若忽爾暴病，表證已具，而元氣未虧者，但以辛平之劑直散之可也。若兼雜證，則當察其寒熱溫涼，酌宜而治，不得但知發散也。又若身雖大熱，表證全具，而脈見虛弱者，必不易汗。此即當詳察補虛法，酌而治之。若不知標本，而概行強散，榮竭則死。

一傷寒之宜平散者，以其但有外證，內無寒熱，而且元氣無虧也。宜以正柴胡飲為主治。此外如十神湯、參蘇散，皆可酌用。若病在陽明者，宜升麻葛根湯。○若感四時瘟疫，而身痛發熱，及

煙瘴之氣者。宜敗毒散。或荆防敗毒散。○若病在三陽。而頭痛鼻塞。項強身痛。欬嗽者。宜神
散。○若傷風寒。而發熱欬嗽者。宜柴陳煎。或金沸草散。甚者。小青龍湯。○一傷寒之宜溫散
者。以其寒邪外盛。而內無熱證。及元氣無虧。而氣清受寒者。皆可從溫直散之。宜二柴胡煎為
最當。○若寒甚表實者。惟麻桂飲為最妙。毋疑畏也。此外如五積散。麻黃湯。桂枝湯。小青龍湯。
葛根湯。聖散子之類。皆可酌用。○一傷寒之宜涼散者。以其外熱裏亦熱。必脈證俱陽。而煩渴
喜冷。及元氣強實者。乃可兼涼兼散。宜一柴胡飲為先。或九味羌活湯。柴葛解肌湯。甚者。或神
通解散。皆可酌用。○若內外俱熱。而或為熱瀉者。宜柴苓煎。○若表裏俱熱。而兼斑疹者。宜柴
葛煎。○一傷寒之宜兼補兼散者。以榮衛不足。血氣不充也。用藥如用兵。兵進而糧餉不繼。則
兵覆。攻病而元氣不繼。則病覆。故治虛邪之宜散者。必當先本後末。此其最要者也。○若寒邪
在榮。肝脾血少。而邪氣不退者。宜三柴胡飲。或歸柴飲。○若寒邪在衛。脾肺氣虛。而表邪不解
者。宜四柴胡飲。○若脾胃氣血不足。而邪熱不解者。宜五柴胡飲。○若邪在半表半裏。往來寒
熱。而微見氣虛者。宜小柴胡湯。○若溫暑大熱大渴。精枯液涸。陰虛不能作汗者。宜歸葛飲。○
若寒邪深入。而陰中陽氣不足。或背惡寒者。必難散解。非理陰煎不可。○若中氣大虛。大寒。身
熱惡寒。或大便溏泄。而表邪不能解者。非大溫中飲不可。

補虛法

共三條

傷寒瘟疫。俱外侮之證。惟內實者能拒之。即有所感。而邪不勝正。雖病無害。最畏者。惟內虛之

人正不勝邪。邪必乘虛深入。害莫大矣。故曰傷寒偏打下虛人。且今人虛弱者多。強實者少。設遇挾虛傷寒。而不知速救根本。則百無一生。故傷寒書曰。陽證得陰脈者死。正以陰脈即虛證也。此欲辨之。惟脈為主。而參以形證。自無失矣。蓋凡遇傷寒外熱等證。而脈見微弱。汗空。裏無力量者。即是虛證。最不易辨。最不宜攻。雖欲發汗。汗亦難出。即有微汗。亦不過強逼膚腠之汗。而必非榮衛通達之所化。若不顧虛實。而逼之太甚。則中氣竭而危亡立至矣。然治虛之法。須察虛實之微甚。若半虛者。必用補為主。而兼散邪。大虛者。則全然不可治邪。而單顧其本。顧本則專以保命。命得不死。則元氣必漸復。或於七日之後。或十四日。甚者二十日之後。元氣一勝。邪將不攻而自潰。大汗至而解矣。欲知其兆。亦察其脈。但得弱者漸強。小者漸大。弦者漸滑。緊者漸緩。則大汗將通。吉期近矣。凡用補之法。但當察其胸膈何如。若胸膈多滯者。本可補。年壯氣實者。本可補。若氣本不實。而胸腹無滯。則放膽用之。又若內無熱邪。而素宜用溫。其或氣有難行者。則必兼煖胃而後可。蓋補得煖而愈行。邪得煖而速散。切不可雜用消耗寒涼。以分溫補之力。其或初感寒邪。但見脈證直虛。邪不易散等證。則以參熟地之類。開手便當速用。愈早愈妙。若或遲疑。則縱寇深入。反成難制。此治虛邪最善之法也。余用此法。活人多矣。常聞昧者有傷寒忌補之說。不知補者所以補中。是即託裏之意。亦以寒邪如盜。其來在外。元氣如民。其守在中。足民正所以強中。強中正所以禦外。保命元機。惟此一著。何為補佳。邪氣庸妄。誤人莫此為甚。余因再悲於此。用補傷寒治法之未備。漸用漸熟。方知其妙。自今而後。知必有不惑余

言而受余之生者將無窮矣。

一傷寒精血素弱。或陰中陽氣不足。脈細弱而惡寒者。必須大助真陰。則陽從陰出。而表邪自可速解。惟理陰煎加柴胡麻黃之類。或隨證加減用之為最妙。○若傷寒於七八日之後。脈數無力。神昏氣倦。或躁擾不甯。散之不可。清之不可。而邪不能解者。只宜理陰煎大劑與之。真回生神劑也。○若氣血俱虛。而邪不能解。只宜平補者。以五福飲為主。而隨證加減用之。或大補元煎。或六物煎。或十全大補湯皆可用。○若脾胃中氣虛弱。而邪不能解者。宜四君子湯加減用之。○若中氣虛弱脾寒。或兼嘔惡。而邪不解者。宜五君子煎溫胃飲。○若勞倦傷脾。寒邪內陷。身熱不退。當升散者。宜補中益氣湯。○若寒邪陷入陰分。血氣不能外達。而當升散者。宜補陰益氣煎。○若陰虛發熱。面赤口渴。煩躁。脈浮洪無力者。宜六味地黃湯大劑與之。一服可愈。○凡中氣虛寒。表邪不解。或日久畏藥。或諸藥不效者。只宜獨參湯或濃或淡。或冷或熱。隨其所好。時時代茶與之。連日勿間。使其榮氣漸復。則邪氣漸退。大有回生之妙。毋忽之也。○一傷寒用補之法。與用攻用散者不同。蓋攻散所以去實邪。其力峻。其效速。故凡用柴胡麻黃之類。取效在一二三劑之間。用大黃芒硝之類。取效在一劑之間。此而不效。必其用之不善。不可多也。至若用補者。所以補虛。其力柔。其功緩。雖於一二劑見效者。亦多用之。若積勞積損。氣血虛者。欲其復元。誠不易也。但察其脈補無碍。或於脈證間略見相投。便是得補之力。故輕者二三劑。重者十餘劑。方得見功。而汗出邪退以愈也。若不知此理。而但於一二劑間。未見速效。則必

致庸說起。惑亂生。而全功盡棄矣。此不可不深察也。

溫補法

共二條

凡治傷寒瘟疫。宜溫補者。為其寒邪凝滯。陽不勝陰。非溫不能行。非溫不能復也。如寒氣在經者。以邪在表也。宜用溫散。法具如前。寒氣在藏者。以陽氣虛也。或宜溫補。或止溫中。然用溫之法。但察其外雖熱。而內無熱者。便是假熱。宜溫不宜涼也。病雖熱。而元氣虛者。亦是假熱。宜溫不宜涼也。真熱者。誰不得而知之。惟假熱為難辨耳。病假熱者。非用甘溫。熱必不退。若真寒者。又在不言可知。大都實證多真熱。虛證多假熱。故治實者多宜用涼。治虛者多宜用溫。真假不識。誤人不淺矣。○又真寒假熱之辨。則實亦有寒。實亦有熱。虛亦有寒。虛亦有熱。若謂實者皆熱。虛者皆寒。則鑿而謬矣。但實而寒者。只宜溫散。不必滋補。虛而熱者。只宜調補。最畏寒涼。蓋寒涼無生意。而善敗元氣。若以寒涼治虛證。則熱未必退。且暫用則或可。久則無不敗脾而危者。既已病熱。又不宜寒。則總云假熱。本非過也。

一傷寒發熱。而命門陽虛。或惡寒。或身痛。或嘔。或痢。脈弱氣虛。而表不能解者。必用大溫中飲。或理陰煎。○若傷寒身熱。心肺有寒。或嘔噦而欬。或腹滿而喘。止有寒邪。而無虛者。宜小青龙湯。○若陰證傷寒。自利脈沉。身痛發熱。腹痛厥逆。但有寒邪。而元氣無虛者。當用溫藥。宜四逆湯。○若寒在太陰。腹痛吐利。或脹滿厥逆。脾胃虛寒。而邪有不解者。宜溫胃飲。或理中湯。○若傷寒一二日。邪在太陽。或在少陰。背惡寒而表不解者。宜附子理陰煎。在仲景則用附子湯。○

若風寒在表。陰寒在裏。外為身熱。而內則瀉痢不能止。或見嘔惡。或腹因痢痛者。此其中氣不泄。則外邪益陷。必不能解。宜速用胃關煎。或大溫中飲。○凡患傷寒有陰陽大虛。元氣將敗。而邪不能解者。非六味回陽飲不可。然但有大虛大寒之意。即當用此。若待其敗恐無及矣。○凡陰盛陽陷。內真寒而外假熱者。其證必頭紅面赤。或乾渴古焦。或口瘡喉痛。或煩喘狂躁。或身熱如火。或見虛斑而蚊迹遍身。或發陰黃而溺如金汁。雖其外有此證。而脈則微弱不鼓。且或為嘔惡。或為泄瀉。或背腹畏寒。或氣短似喘。或昏睡無知。或驚惶懼怯。或雖熱不渴。或言難謔妄。而氣促聲微。或身雖躁狂。而舉動無力。禁之則止。是皆內虛外實。真寒假熱之證。須用理陰煎。或六味回陽飲。大溫中飲。八味地黃湯之類。大劑與之。庶可保全。若虛火上浮。喉痛熱躁。不能熱飲者。用井水浸藥。冷與飲之。此用假寒之味。以解上焦之假熱。真熱之性。以救下焦之真寒。回陽起死。真神妙之法也。○其有血氣本虛。用補相便。然溫補既多。而病日昏憤。且見煩熱難愈者。此其陽邪獨亢。陰氣不至。而虛中有熱也。但改滋陰以犀角地黃湯加黃芩麥冬。或一藥胡飲加知母之類。此十補一清之法。一劑則效。其效如神。醫中圓活。最宜知此。

清利法

共三條

凡治傷寒瘟疫。宜清利者。非止一端。蓋火實者宜清。火氣實者宜行氣。食滯者宜消食。痰盛者宜化痰。皆所謂清利也。凡此數者。滯去則氣行。而表邪自解。然此宜用於邪實等證。而本非虛證之所宜。其有虛中挾實者。不妨少為兼用。此中權度。自有其宜。若病在危急。則毫不容謬。設

不當清而妄用之。亦與撲殘燈者無異也。

一、傷寒火盛者。治宜清解。○若熱入陽明。煩渴躁熱。脈洪便實。而邪有不解者。宜柴胡白虎散。

或單用白虎湯。太清飲。或玉泉散。若汗後仍熱者。亦宜用之。○若傷寒口渴。煩熱赤斑。脈洪大。

而無力者。宜人參白虎湯。○若傷寒邪在太陽。發熱頭痛。脈洪大。表邪未解。而內熱又甚者。宜

一柴胡飲。或三黃石膏湯。或六神通解散。○若二經通熱。大邪不解。或狂斑煩躁。或頭紅面赤。口

乾舌黑。脈洪邪實者。宜抽薪飲。或黃連解毒湯。或加柴胡。○若傷寒熱入血室。吐衄斑黃。及血

熱血燥。不能作汗。而邪不解者。宜局方犀角地黃湯。熱甚者。宜良方犀角地黃湯。若熱邪閉結。

血分。大便不通。而邪不能解者。宜拔萃犀角地黃湯。○若少陰水虧。陽明火盛。熱渴失血。牙痛

便結。脈空作喘。而邪不能解者。宜玉女煎。○若傷寒陽邪亢盛。血脈不通。而四肢厥逆者。謂之

熱厥。宜四逆散。○若暑月時行瘟疫。表裏俱熱。宜清宜解者。羌活升麻湯。○若傷寒熱結膀胱。

而小水不利。火邪不退。或挾熱泄瀉者。宜大分清飲。或柴苓煎。或益元散。○若傷寒實熱內蓄。

小水不利。而口渴煩熱發黃者。宜茵陳飲。或大分清飲。○凡瘟疫熱甚。而煩渴不甯者。宜雪梨

漿。時時與之。解渴退火最妙。大勝於益元散。○冷水稟天一之性。甘而不苦。故大能清熱解煩。

滋陰壯水。凡火盛水涸。大渴便結。榮衛熱閉。不能作汗者。最宜用之。雖虛證不可用。然亦有當

用者。但察其喉口熱極。唇舌乾焦。大便秘結不通。而大渴喜冷者。此陰虛水虧證也。不妨與人

參熟地。桂附乾薑之屬。相間並用。

葉評既云水虧。當用滋陰。何得用薑桂參附。以助火邪。藉以而愈。耗其本。千古以來。未聞用桂附熱藥。而謂滋陰者。

滋陰其功不小。惟大便不結。及微熱微渴。勞倦陽虛等證。最不宜用。若妄用之。則多致寒瀉而敗。○一傷寒兼雜證者。治宜調和清利。○凡傷寒兼風發熱。咳嗽多痰者。宜柴陳煎。○若食滯氣實。邪結胃脘。而表不解者。宜大和中飲。加柴胡。○若感四時寒濕之氣。以致脾胃不和。或嘔或吐。或泄瀉脹滿者。宜平胃散。或寒盛多吐者。宜和胃飲。○若外感風寒。內停飲食。頭痛寒熱。或為吐瀉脹滿者。宜藿香正氣散。○若感四時寒濕。發熱發黃。身痛脈緊。中寒泄瀉。小便不利者。宜柴苓飲。若中無寒而多火者。宜柴苓湯。○若外傷暑熱。霍亂泄瀉。小便不利。腹痛脹滿。內陰外陽者。宜五苓散。○若外傷寒濕。一身盡痛者。羌活勝濕湯。

吐法

共二條

凡傷寒宜吐者。必其上焦有滯。或食或痰。結聚胸膈。而邪不得散者。當吐也。或寒邪濁氣。內陷膈間。而為痞為痛者。當吐也。蓋吐中自有發散之意。若中氣虛寒。脈弱無力。及氣短虛煩。不甯者。皆不可吐。凡用吐藥。中病即止。不必盡劑。

一古方吐法。多用獨聖散。及茶調散。凡上焦邪滯。皆可用之。然不若新吐法為更捷也。○又凡諸藥皆可吐。只隨證用藥煎湯服。少頃探而吐之。則輕重可酌。標本可兼。尤其善也。

下法

共二條

凡傷寒瘟疫。宜下者。必陽明邪實於府。而祕結腹滿者。乃可下之。或元氣素強。胃氣素實者。亦可下之。若大便雖數日不行。而腹無脹滿。及大便無壅滯不通之狀。或連日不食。而臍腹坦然。

軟而無碍者。此其陽明胃府本無實邪。切不可妄下。妄導。以泄中氣。又如傷寒門忌下諸條。必當加意詳察。不可誤用。蓋諸誤之害。下為尤甚。不可忽也。○今見時醫有妄下而亦不致死。為必其元氣之素強。能勝攻下者也。若槩引為證。必致殺人。

一、傷寒邪入陽明。便祕譫語。腹滿煩熱。脈證俱實者。宜大承氣湯。或調胃承氣湯。○若傷寒表證未除。裏證又急。表裏俱實者。宜大柴胡湯。○若三焦六經邪火壅結。大便不通。而表邪不解者。宜局方涼膈散。○若傷寒熱邪傳裏當下。而氣血俱虛者。宜陶氏黃龍湯。○若傷寒熱邪傳裏。而血虛祕結。腹脹作痛。邪不能解者。宜玉燭散。○若時氣瘟疫偏行。大邪內蓄。三焦實熱。大便祕結。而邪不能退者。宜五瘟丹。○若時行瘟疫發熱。火浮於上。胸膈結熱者。宜大清丸。○凡諸有宜通宜下者。葉註宜有妄下而不致死者乎但隨證作引。送百順丸一二三錢。最捷最妙。

瘟疫熱毒辨治 共三條

瘟疫本即傷寒。然亦有稍異。以其多發於春夏。且因時氣通行。大小相似。必待日數足。然後得汗而解者。是為瘟疫之證。雖古法云瘟疫病在三陽者多。三陰者少。然亦不可拘泥。若見陰證陰脈。是即三陰病也。大宜辨而治之。

一、瘟疫之在三陽者。當辨其經。如脈浮頭疼發熱身痛者。太陽證也。宜九味羌活湯加減治之。○若脈長鼻乾不眠而躁者。陽明病也。宜葛根解肌湯。或十味參蘇飲加減治之。○若脈弦而數。胸脇痛而耳聾。少陽證也。宜小柴胡湯加減治之。○按此三陽之治。乃古方治瘟疫之大略。然